



民國五十年代榮民造林

規定，只要上樹，安全帶一定要繫好。」由於樹木最頂端的種子通常最優良，所以採種的原住民一定都得攀上最高枝，才能完成這項危險的任務，因此，儘管當時已經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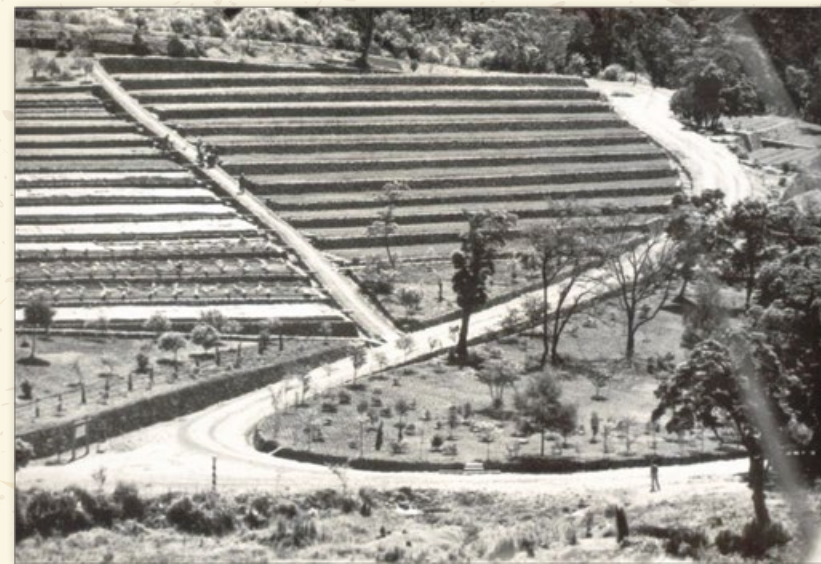
較佳的工資，但對於原住民同胞不顧危險的傾力相助，翁火炎仍滿懷感激。

當然，感謝原住民的同時，翁火炎也不斷訴說著森林開發處中榮民弟兄們的好處。他認為開發處的人力素質都很高，尤其是許多投入第一線工作的榮民弟兄，他們不但做事專心，而且非常賣力，就好像仍然在部隊中一樣，對於他們這些開發處中的技師、技正等長官，他們也都非常尊敬。例如，塑膠袋育苗，那些裝在袋中的幼苗，連著有機土壤介質，其實非常沉重，當時山上交通不便，都是由弟兄們一擔一擔的挑到高山峻嶺上的植栽地，進行栽種，毫無怨言。而且，大部分榮民弟兄來到宜蘭時都是單身，

許多人也在這兒成家立業，不僅獻身於開發處，對於宜蘭的繁榮發展，他們也是功不可沒。

談到造林育苗，翁火炎更是滔滔不絕，其中，天然下種更新，是他最為著力的部分。但要詳述天然下種更新，首先要解決枯立倒木問題，他表示，一些環保團體及學者專家對於枯立倒木整理有不同看法，因而產生相當程度誤解，並且強力反對。但他以自己身為第一線執行造森保育工作人的現身說法指出，檜木及扁柏林的枯立倒木必須整理，因為這兩種樹種不易腐壞，即使過了許多年，倒木仍不會腐朽，反造成育種空間壓迫。

因此，整理枯立倒木，首先就是要避免倒木遇風雨漂流滑動，破壞林地；其次則是預防火災；第三則是易於母



民國五十年代的明池苗圃

樹天然下種。翁火炎說，在棲蘭林區附近的檜木天然下種更新林地，林業工作隊將枯立倒木整理後，待母樹自行下種發出新芽，整個林區實施面積，幼苗發得密密麻麻，「連老天爺都幫忙啊！」翁火炎在八十九年臨退休前，曾經到九十四林班進行調查，平均起來，一公頃天然下種更新面積中，竟有約十萬株紅檜及扁柏的幼苗，這也就是所有國內外專家學者，來到棲蘭林區看到這樣的景況時，所顯露出難以置信表情的原因。

儘管專家學者及環保團體親自來林區參觀並進行座談之後，反對的聲浪有逐漸減緩之勢，且日本專家對於人工造林地中的臺灣檫樹與國寶蝶—寬尾鳳蝶的相依生態也很感興趣，但最終森林保育處進行枯立倒木的整理作業仍然是被停止。翁火炎特別提及，枯立倒木整理作業，與林相改良也息息相關，以神木園區為例，森林開發處發現部分闊葉樹種沒有經濟效益，當初在以紅檜及扁柏為主的林區中，下方

也夾雜許多闊葉樹木，因為神木園區優良母樹較少，不易實施天然下種，他們便會適度整理，再種植一些紅檜及扁柏的新苗，如此使得整體林相整齊一致，更利於相同樹種的成長。

100 線十五公里處檜木天然下種更新造林典範



至於天然下種更新選擇紅檜及扁柏為主要樹種的原因，自然是因為這兩個樹種屬於高經濟價值木材，而種植面積同樣廣泛的柳杉，則是因為棲蘭及明池林區屬於多雨霧潮濕氣候，如果成長到一定年限還未砍伐，柳杉的材心就會因潮濕而泛黑，林業人員都俗稱「黑心柳杉」。翁火炎說，柳杉的木材的主要用途，是做電線桿、板材以及工地鷹架，但現在電線桿早已使用水泥混凝土，也因此柳杉的經濟效益更是江河日下，有時砍伐採收的成本，甚至高於賣掉的收益，大家對於柳杉更是敬謝不敏。

由民國四十八年森林開發處在籌備階段即已加入，一直到八十九年退休，回首自己獻身森林保育工作這段歲月，翁火炎總結四個字，「荒山造林」，因為不僅由採種、育苗到植栽，甚至於「明池苗圃都是我設計的！」他認為，這種一條鞭式的造林保育架構，不僅讓他全心全意付出，更獲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應，可以無愧於森林保育處對他的栽培與照顧。如今每當回望粉嫩翠綠的山巒，翁火炎總是會感到安慰與自得，這一片大好山林，沒有辜負他這四十一年來的投入與付出！



民國四十八年四月開設的棲蘭苗圃



民國八十年代棲蘭苗圃

## 林憲三 技師

民國一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林憲三於本處受訪

民國五十年九月十二日凌晨，明池池端工務區。

儘管收音機上的氣象預報早在兩天前即已警告國人，由太平洋往西接近臺灣的強烈颱風波蜜拉，預計將直撲臺灣東半部，呼籲國人務必加強防颱，但在池端工務區施工的林憲三卻沒有太強烈的危機感，前一天下午四點的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，在工務區內該執行的測量工作，他們仍然照常完成，只是在晚間風雨逐漸加強時，將工寮的門板用桌椅抵住，以防強風豪雨。不過，這個從花蓮及宜蘭間登陸的強烈颱風，瞬間使山林變色的肆虐威力，讓所有人們印象深刻。

睡到半夜，林憲三忽聽到匡啷一聲巨響，工寮屋頂的鐵皮整個被強風掀開，所有人頓時驚慌失色，他穿著內衣褲就衝出屋外，狂風暴雨無處可避，最後只有躲到工地的



推土機底下，因為重機械應該不會被風吹走。即使暫時尋到棲身之地，但風雨不斷灌進來，全身濕漉的他被凍個半死，最後只好在推土機下不斷做起扛頂推土機的動作，藉運動來暖和被凍僵的身體。隨後又有同仁躲了進來，大家相視苦笑，無計可施。天亮後他發現推土機就停在廚房邊，於是他衝進廚房拿起生薑就吃，藉辛辣的汁液暖身，許多同仁也跟著搶薑吃。林憲三鮮明記憶中這半個多世紀前令人驚恐的颱風夜，詳細而具體描繪了森林開發處前輩們，為國家森林開發及保育所付出的心力及血汗。

家住臺北縣瑞芳的林憲三，出生於民國三十年的日據時代，十九歲時，由瑞芳工業職業學校土木工程科畢業，「我是學校第四屆畢業，當時和我同班的還有也是由森林保育處退休的楊義水技師，而我哥哥是第一屆畢業的，當時他已經在森林開發處任職，由於開發處剛成立沒多久，極需人手，於是他和學校商量，介紹一些畢業生到開發處就職。」林憲三是四十九年七月一日畢業，兩個星期後，他便和四位同學共五人來森林開發處報到。

剛至單位報到印象特別深刻，林憲三說，當時他們所有人是在自來水廠的樓上辦公室上班大約兩個星期後，便坐公務車上山報到。「我們的車剛至排骨溪口（現今臺七線及臺七甲線交會處的百韜橋附近），剛好遇見由山上載運木材及人員下山的運材車翻落溪谷底，當時死傷了不少人。」由於原本要載他們上山的車，忙著載運受傷人員下山，他們只好在原地等待，一直到事件處理完畢，要上山的車子又重新載著他們往山上前進，但因為才剛見過運材

車意外，再度坐在車上的林憲三，心中的感覺真是五味雜陳，難以形容。

到山上之後，林憲三被分發至位於 100 線及 110 線林道間的第三工務所服務，一直到五十一年去當兵為止，待了兩年的時間。既然負責工程測量，無論是工程隊開林道，或是修護養路，都需要他們先行前往測量探勘，「不管前面有沒有路，測量隊只能往前走，打先鋒就對了！」當時測量一公里的路，含回來畫完測量圖需時十天，通常進行測量時，會先雇幾位原住民同胞帶路及開路，隊伍在前進時為避免危險，不能一起走，必需分批，前後也要派出監視人員，「這種打先鋒的工作，真的是危機四伏。」

林憲三記得，當時在 100 線及 110 線林道間的臺七線路段開路施工，是由榮民組成的軍官分隊負責，由於還沒有先進機械，大半是以人力手工挖鑿，遇到大岩石時，就必須安裝炸藥來開炸。當時有一隊軍官分隊人員，在炸完巨岩後欲清理現場，並執行下階段開路工作時，上方岩壁突然崩塌，整個分隊的人員全數被滾落的土石給沖到山谷下去。由於自己也是執行類似危險的工作，因此，林憲三對於榮民弟兄為森林開發處所做出的犧牲奉獻，感到由衷佩服。

而在前述的波蜜拉颱風過後，雖然工寮整個被掀翻，大家的行李衣物都被吹得四散，但為了要搶通處處土石掩蓋的整條臺七線，他就套著已經破爛掉、連換都沒得換的衣褲，連續一個多星期，和所有同仁們執行搶通道路工作，那幾天雖然非常辛苦，但大家共同執行搶通任務的那種休



民國五十二年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棲蘭林道養護道班一位於 100 線九公里。

戚與共、同生共死的團結向心，卻是他回味起來最甘甜的記憶。

後來林憲三當兵時抽到裝甲兵，在臺中清泉崗的裝甲兵訓練中心受訓完後，便被留在訓練中心幫忙，但因與長官意見相左，他陸續被調到澎湖及金門的裝甲兵部隊，當兩年兵而能在本、外島好幾個部隊待過，也算十分特殊的際遇。「由於在山上工作，往往一上去就得很久才能下山，